韓詩外傳/卷第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紂作炮烙之刑，王子比干曰：「主暴不諫，非忠也。畏死不言，非勇也。見過即諫，不用即死，忠之至也。」遂諫，三日不去朝。紂囚殺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昊天大憮，予慎無辜。」

桀為酒池，可以運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，〔一鼓〕而牛飲者三千人，關龍（逢）〔逢〕進諫曰：「古之人君，身行禮義，愛民節財，故國安而身壽。今君用財若無窮，殺人若恐弗勝。君若弗革，天殃必降，而誅必至矣。君其革之。」立而不去朝。桀囚而殺之。君子聞之曰：「天之命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昊天太憮，予慎無辜。」

有大忠者，有次忠者，有下忠者，有國賊者。以道覆君而化之，是謂大忠也。以德調君而輔之，是謂次忠也。以諫非君而怨之，是謂下忠也。不恤乎公道之達義，偷合苟同以持祿養〔交〕者，是謂國賊也。若周公之於成王〔也〕，可謂大忠也。管仲之於桓公，可謂次忠也。子胥之於夫差，可謂下忠也。曹觸龍之於紂，可謂國賊也。皆人臣之所為也，吉凶賢不肖之效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匪其止共，惟王之（卬）〔邛〕。」

哀公問取人。孔子曰：「無取健，無取佞，無取口讒。健，驕也。佞，（諂）〔諂〕也。讒，誕也。故弓調，然後求勁焉。馬服，然後求良焉。士信慤，而後求知焉。士不信焉又多知，譬之豺狼，其難以身近也。」《周書》曰為虎傅翼也，不亦殆乎？《詩》曰：「匪其止共，惟王之（卬）〔邛〕。」言其不恭其職事，而病其主也。

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，而國人知之。桓公謂管仲曰：「寡人獨為仲父言，而國人知之，何也？」管仲曰：「意（若）〔者〕國中有聖人乎？今東郭牙安在？」桓公顧曰：「在此。」管仲曰：「子有言乎？」東郭牙曰：「然。」管仲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臣聞君子有三色，是以知之。」管仲曰：「何謂三色？」曰：「歡忻愛說，鐘鼓之色也。愁悴哀憂，衰絰之色也。猛厲充實，兵革之色也。是以知之。」管仲曰：「何以知其莒

也？」對曰：「君東南面而指，口張而不掩，舌舉而不下，是以知其莒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東郭先生曰：「目者，心之符也。言者，行之指也。夫知者之於人也，未嘗求知而後能知也。觀容貌，察氣志，定取舍，而人情畢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

今有堅甲利兵，不足以施敵破虜，弓良矢調，不足射遠中微，與無兵等爾。有民不足強用嚴敵，與無民等爾。故盤石千里，不為有地，愚民百萬，不為有民。《詩》曰：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

《傳》曰：舜彈五絃之琴，以歌《南風》〔之詩〕，而天下治。周平公酒不離於前，鐘石不解於懸，而宇內亦治。匹夫百畝一室，不遑啟處，無所移之也。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，其日有餘而（下治）〔治不足〕，是使人為之也。夫擅使人之權，而不能制眾於下，則在位者非其人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言有位無其事也。

齊桓公伐山戎，其道過燕，燕君送之出境。桓公問管仲曰：「諸侯相送，固出境乎？」管仲曰：「非天子不出境。」桓公曰：「然〔則燕君〕畏而失禮也。寡人不可使燕失禮。」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。諸侯聞之皆朝於齊。《詩》曰：「靜恭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

《韶》用干戚，非至樂也。舜兼二女，非達禮也。封黃帝之子十九人，非法義也。往田號泣，未盡命也。以人觀之，則是也。以法量之，則未也。《禮》曰：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靜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」

禮者，治辯之極也，強國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統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也。不由之，所以隕社稷也。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，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，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，由其道則行，不由其道則廢。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，堅如金石，宛如鉅虒，慘若蜂蠆，輕利剛疾，卒如飄風。然兵殆於垂沙，唐子死，莊蹻走，楚分為三四者，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？〔其〕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。汝淮以為險，江漢以為池，緣之以方城，限之以鄧林，然〔而〕秦師至於鄢郢，舉若振槁然。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。紂殺比干而囚箕子，為炮烙之刑，殺戮無時，群下愁怨，皆莫冀其命，然〔而〕周師至，令不行乎左右。（而）〔是〕豈（其）無嚴令繁刑也哉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。若夫明道而均分之，誠愛而時使之，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。有不由

命，然後俟之以刑。〔故〕刑一人而天下服，下不非其上，知罪在己也。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，無他，由是道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自東自西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，遠者赴趨之，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，若赤子之歸慈母者，何也？仁刑義立，教誠愛深，禮樂交通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」

君人者以禮分施，均徧而不偏。臣以禮事君，忠順而不解。父寬惠而有禮，子敬愛而致恭。兄慈愛而見友，弟敬詘而不慢。夫照臨而有別，妻柔順而聽從。若夫行之而不中道，即恐懼而自竦。此全道也，偏立則亂，（具）〔俱〕立則治。請問兼能之奈何？曰審禮。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，故德及天地，動無不當，夫君子恭而不難，敬而不鞏，貧窮而不約，富貴而不驕，應變而不窮，審之禮也。故君子於禮也，敬而安之。其於事也，經而不失。其於人也，寬裕寡怨而弗阿。其於儀也，脩飾而不危。其應變也，齊給便捷而不累。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，不與爭能。而致用其功。其於天地萬物也，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。其待上也，忠順而不解。其使下也，均遍而不偏。其於交遊也，緣類而有義。其於鄉曲也，容而不亂。是故窮則有名，通則有功。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，明通天地，理萬變而不疑。血氣平和，志意廣大，行義塞天地，仁知之極也。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。若是，則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，朋友信之，如赤子之歸慈母也。曰：仁刑義立，教誠愛深，禮樂交通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」

晏子聘魯，上堂則趨，授玉則跪。子貢怪之，問孔子曰：「晏子知禮乎？今者晏子來聘魯，上堂則趨，授玉則跪。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其有方矣。待其見我，我將問焉。」俄而晏子至，孔子問之。晏子對曰：「夫上堂之禮，君行一，臣行二。今君行疾，臣敢不趨乎？今君之授幣也卑，臣敢不跪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善！禮中又有禮。賜寡使也，何足以識禮也！」《詩》曰：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」晏子之謂也。

古者八家而井田。方里為一井。廣三百步，長三百步為一里，其田九百畝。廣一步，長百步為一畝。廣百步，長百步為百畝。八家為鄰，家得百畝。餘夫各得二十五畝。家為公田十畝，餘二十畝共為廬舍，各得二畝半。八家相保，出入更守，疾病相憂，患難相救，有無相貸，飲食相召，嫁娶相謀，漁獵分得，仁恩施行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。《詩》曰：「中田有廬，疆場有瓜。」今或不然。令民相伍，有罪相伺，有刑相舉，使搆造怨仇，而民相殘，傷和睦之心，賊仁恩，害士化，所和者寡，欲敗者多，於仁道泯焉。《詩》曰：「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」

天子不言多少，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喪，士不言通財貨，不賈於道。故駟馬之家

不恃雞豚之息，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，千乘之君不通貨財，（冢）〔冢〕卿不脩幣施，大夫不為場圃，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，是以貧窮有所懽，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彼有遺秉，此有滯穗，伊寡婦之利。」

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，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。內不阿子弟，外不隱遠人，能中是者取之。是豈不謂之大道也哉？雖聖人弗能易也。今欲治國馭民，調一上下，將內以固城，外以拒難，治則制人，人弗能制，亂則危削滅亡可立〔而〕待也。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，惟便辟〔親〕比己之是用，豈不謂過乎？故有社稷，莫不欲安，俄則危矣。莫不欲存，俄則亡矣。古之國千餘，今無數十，其故何也？莫不失於是也。故明主有私人以（百）金（名）〔石〕珠玉，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，何也？曰：本不利所私也。彼不能而主使之，是闇主也。臣不能而為之，是詐臣也。主闇於上，臣詐於下，滅亡無日矣。俱害之道也。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，闇主則必危其所愛。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〔也〕，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。豈私之哉？以為親邪？則異族之人也。以為故耶？則未嘗相識也。以為姣好耶？則太公年七十二，齞然而齒墮矣。然而用之者，文王欲立貴道，欲白貴名，兼制天下，以惠中國，而不可以獨，故舉是人而用之。貴道果立，貴名果白，兼制天下。立國七十一，姬姓獨居五十二。周之子孫，苟不狂惑〔者〕，莫不為天下顯諸侯。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。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，闇主〔則〕必危其所愛，此之謂也。《大雅》曰：「貽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《小雅》曰：「死喪無日，無幾相見。」危其所愛之謂也。

問〔楛〕者（不）〔勿〕告，告〔楛〕者勿問。有諍氣者勿與論。必由其道至，然後接之。非其道，則避之。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，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。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，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。君子不瞽，言謹其序。《詩》曰：「彼交匪紓，天子所予。」言必交吾志然後予。

子為親隱，義不得正。君誅不義，仁不得受。雖違仁害義，法在其中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優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」

齊桓公問於管仲曰：「王者何貴？」曰：「貴天。」桓公仰而視天。管仲曰：「所謂天〔者〕，非蒼莽之天也。王者以百姓為天。百姓與之則安，輔之則強，非之則危，倍之則亡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民之無良，相怨一方。」民皆居一方，而怨其上，不亡者未之有也。

善御者不忘其馬。善射者不忘其弓。善為上者不忘其下。誠愛而利之，四海之內，闔若一家。不愛而利，子或殺父，而況天下乎？《詩》曰：「民之無良，相怨一方。」

出則為宗族患，入則為鄉里憂，《詩》曰：「如蠻如髦，我是用憂。」小人之行也。

有君不能事，有臣〔而〕欲其忠。有父不能事，有子〔而〕欲其孝。有兄不能敬，有弟〔而〕欲其從令。《詩》曰：「受爵不讓，至于己斯亡。」言能知於人，而不能自知也。

夫當世之愚，飾邪說，文姦言，以亂天下，欺惑眾愚，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，則是范睢、魏牟、田文、莊周、慎到、田駢、墨翟、宋鈃、鄧析、惠施之徒也。此十子者，皆順非而澤，聞見雜博，然而不師上古，不法先王，按往舊造說，務自為工，道無所遇，而人相從，故曰十子者之工說，說皆不足合大道，美風俗，治綱紀。然〔而〕其持之各有故，言之皆有理，足以欺惑眾愚，交亂樸鄙，則是十子之罪也。若夫總方略，一統類，齊言行，群天下之英傑〔而〕告之以大道，教之以至順，隩要之間，衽席之上，簡然聖王之文具〔焉〕，沛然平世之俗趨〔焉〕，工說者不能入也，十子者不能親也。無置錐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〔之〕爭名，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，仲尼是也。舜禹是也。仁人將何務哉？上法舜禹之制，下則仲尼之義，以務息十子之說。如是者，仁人之事畢矣，天下之害除矣，聖人之迹著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雨雪瀌瀌，見晛曰消。」

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，小心則畏義而節，知則明達而類，愚則端慤而法，喜則和而治，憂則靜而違，達則寧而容，窮則（納）〔約〕而詳。小人大心則慢而暴，小心則淫而傾，知則攫盜而徼，愚則毒賊而亂，喜則輕易而快，憂則挫而懾，達則驕而偏，窮則棄而累。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，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，出則為宗族患，入則為鄉里憂。《詩》曰：「如蠻如髦，我則用憂。」

《傳》曰：愛由情出謂之仁，節愛理宜謂之義。致愛恭謹謂之禮，文禮謂之容。禮容之美自足以為治。故其言可以為民道，民從是言也。行可以為民法，民從是行也。書之於策，傳之於志。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。由之則治，失之則亂。由之則生，失之則死。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，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，混然無道，此明王聖主之所罪。《詩》曰：「如蠻如髦，我是用憂。」

客有說春申君者曰：「湯以七十里，文王百里，皆兼天下，一海內。今夫孫子者，天下之賢人也，君藉之百里之勢，臣竊以為不便於君，若何？」春申君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使

人謝孫子。去而之趙，趙以為上卿。客又說春申君曰：「昔伊尹去夏之殷，殷王而夏亡。管仲去魯而入齊，魯弱而齊強。由是觀之，夫賢者之所在，其君未嘗不善，其國未嘗不安也。今孫子天下之賢人〔也〕，何謂辭而去？」春申君又云：「善。」於是使請孫子。孫子因偽喜謝之：「鄙語曰：『癘憐王』，此不恭之語也。雖〔然〕，不可不審也。非比為劫殺死亡之主者也。夫人主年少而放，無術法以知奸，即大臣以專斷圖私，以禁誅於己也。故捨賢長而立幼弱，廢正直而用不善，故《春秋》之志曰：『楚王之子圍聘於鄭，未出境，聞王疾，返問疾，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，因自立。齊崔杼之妻美，莊公通之。〔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〕。〔莊公請與分國〕。崔杼不許。欲自刃於廟，〔崔杼不許〕。莊公走出，踰於外牆，射中其股，遂殺〔之〕而立其弟景公。』近世所見：李兌用趙，餓主父於沙丘，百日而殺之。淖齒用齊，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，宿昔而殺之。夫癘雖癰腫痂疵，上比遠世，未至絞頸射股也，下比近世，未至擢筋餓死也。夫劫殺死亡之主，心之憂勞，形之苦痛，必甚於癘矣。由此觀之，癘雖憐王，可也。」因為賦曰：「琁玉瑤珠不知珮，雜布與錦不知異。閻娵子都莫之媒，嫫母力父是之喜。以盲為明，以聾為聰。以是為非，以吉為凶。嗚呼上天，曷維其同！」《詩》曰：「上帝甚蹈，無自瘵焉。」

南（苗）〔苗〕異獸之鞹猶犬羊也，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。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。夫狂者自齕，忘其非芻豢也，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。然則楚之狂者楚言，齊之狂者齊言，習使然也。夫習之於人微而著，深而固，是暢於筋骨，貞於膠漆。是以君子務為學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既見君子，德音孔膠。」

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弗由，放其心而弗求。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。有放心而不知求，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？不知類之甚矣。悲夫！終亦必亡而已矣。故學問之道無他焉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《詩》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

道雖近，不行不至。事雖小，不為不成。每自多〔暇日〕者，出人不遠矣。夫巧弓在此手也，傳角被筋，膠漆之和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，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。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，盡心致志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

《傳》曰：誠惡惡，知刑之本。誠善善，知敬之本。惟誠感神。達乎民心，知刑敬之本，則不怒而威，不言而信。誠德之主也。《詩》曰：「鼓鐘于宮，聲聞于外。」

上一篇　回目录　下一篇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